

# “器”的修炼,“非器”的修行

——《非器斋诗钞——回文诗词三百首》读后感

■胡晓军

回文诗最早见于晋代,“回复读之,皆歌而成文也”(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经唐而宋,渐趋兴盛。回文诗的特点和优势来自中国文字和语言本身,反过来又能充分地表现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特点和优势,即独体、单音、多义,包括词性的活用、语序决定词义和语义的变化等,达到反复咏叹、增益情思的效果。无论如何,文字词章的巧妙组合与多样变化是回文诗的亮点和看点,尤以前秦苏惠《璇玑图》堪称登峰造极。后世随格律的出现和普及,回文诗的平仄、用韵趋于格律化,历代作者甚多,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汤显祖等均有作传世。

但优点的背后便是缺陷。与其他修辞手法和体裁相比,回文诗更易发生工具化现象及“因辞害意”的后果。任何技巧的运用及难度的上升,只应成为诗意往复绵延、情意回环咏叹的工具,不可成为真情实感、自然浑成的阻碍,否则,只会损伤甚至违背“情动而辞发”(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原理,远离诗和文学性的本身。若不幸至此,那么无论作为修辞还是作为诗歌,回文都会失去其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总之,回文与诗,犹如奇花异果与大树的关系,是后者孕育和滋养了前者而不是相反。回文诗,“回文”是方法和过程,“诗”才是目的。

略观古典回文诗作精品,其题材大都为写景和抒情,尤多闺怨、爱情、亲情等。可能回文诗在早期及此后的演变中,以女性诗人为多,她们尽管受到良好教

育,但因社会地位、生活阅历的限制,题材上的局限不可避免。更局限的是,从出于女性之手的经典回文诗看,其接受对象往往是特定的,据传苏惠作《璇玑图》,见别人不明其妙而笑言“除我的家人,谁也不明白个中三昧”。传说中秦少游和苏小妹的回文诗,也是如此。狭窄的创作初衷加上女性的思维特点,决定了创作手法的绵密细致,格调的阴柔灵巧,这种单纯抑或单调的风格,逐渐成为定式,引导和塑造了后世的创作格局。男性诗人的题材尽管向游戏、酬答、题咏拓展,比如萧纲《咏雪》、朱熹《菩萨蛮 呈秀野》、苏轼《题织锦图回文》《菩萨蛮 闲情》、黄庭坚《西江月 用僧惠洪韵》等,却也仅此而已,偶作纤细儿女之态,乏于深沉人文之思。人们之所以选择回文诗来作,目的多是先以形式引起特定对象的注意,然后才以内容博得特定对象的肯定,这便决定了形式之美领先于内容之美,往往导致形式决定内容、大于内容的情况,通常现象便是反读的效果远不如正读,或正读的效果远不如反读,有时不但不能相映相辅,反而互相拆台,产生了“1+1<2”的吃力不讨好的效果(既然是回文诗,就应以两首而不是一首的标准作为审美对象)。总之,回文诗从平仄、韵脚到意象、意境的要求都很高,难度大、限制多,尽管代有名家所为,却并非他们的上乘之作,历代名诗中很少有回文诗的地位。由此可见,文学艺术的技艺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助长文学性的发挥,也能抑制文学性



《非器斋诗钞——回文诗词三百首》  
叶国传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

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家、艺术家在圆熟地掌握了技巧后,自觉地褪尽铅华、回归质朴的原因。因此,对于回文诗的传统,其强项和精华需要发扬,其弱点和瓶颈需要破解。

读叶国传先生《非器斋诗钞回文诗三百首》,可发现作者的创作和结集意图,一是在数量规模和体裁系统两方面传承和弘扬“中华诗歌品类中自古即备此一体”(郑孟津《非器斋诗钞回文诗三百首·序》),作者不但作了大量绝句,且涵盖律诗、小令、对联、趣字回文(包括顶针、拆字、十字)以及诗词合璧等等,曲尽其妙,尤其是不见古人创作的十六字令,作品丰赡,其中探讨了形式到内容的多种变化。二是创作的初衷,试图拓宽题材、开掘主题、扩大阅读对象,大有为当代的回文诗树立一根标杆的尝试。这里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力求与创作其他诗一样做到思想情感出乎其

内,发乎其外,自然流露,然后选择字词,加以修饰,成为回文体裁。我认为这是符合创作规律的方法,也是写真正的诗的方法,其特征便是自然流露,明白如话,在兴发中袒露个人心情、抒写人生况味。如“宽心老汉懒无事,薄被旧床梦绕诗。寒斋一夜雨听久,色即空生人觉迟。”(《绝句 110》)“头当月色夜迟迟,冷烛红笺题好诗。秋壑千烟云入画,留香墨袖薄寒垂。”(《杂咏 观内子作画赋诗抒怀》)

第二方面,是力求正反两读呈现多义,尽量避免合掌,谋求互文共生,扩展内容和提升意境。如“神怡好色雨蒙蒙,手挽爱人游险峰。新意墨痕云聚岭,春山一树抹轻红。”(《杂咏 5 游雁荡山其二》)“爱人”倒读为“人爱”后内容和意味发生变化,视野拓宽,诗意延展,而又互相补充。“残阳夕照晚临风,路断峰青长古松。峦映湖光泛翠浪,寒流雪岭着梅红。”(《杂咏 6 冬景》)正读和反读,“长”字的读音、词性和意味都发生了变化,引发了视角和境界的变化,令人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诗中”的审美感受。

总之,非器斋的回文诗创作,力求对这一特殊体裁及其特殊审美趣味进行继承、创新与弘扬。好比在传统武器库中,不取十八般兵器,只取一件奇门暗器,不但按古谱演练,更是注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出现了自己的练法,产生了自己的套路。受此启示,推而广之,我认为对于传统艺文品类(“非遗”)形式的继承与创造,今人既可以从外注入现代性以激活

之,更可以自内发掘现代性以萌生之。前者好比在老树上种新花,种子是外加的;后者则似在老树内发新花,种子是原有的。两者并举,方称全面完满。然而,尽管作了努力,非器斋回文诗的题材仍有明显局限,意象多有重复,未能表达更为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主题仍有开拓空间。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回文诗兴于晋,盛于宋,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属于整个诗词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王国维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此“继”并不是说不能继承,而是说后来的继承者因时代变革而无法企及鼎盛期的高度。正如丹纳所比喻的,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决定了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气候的变化也决定了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界的产物和自然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法]丹纳《艺术哲学》)显而易见的是,当代的诗词已是小众,当代的回文诗更是小众的小众,我们对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均不可作过于乐观的估计。比较清醒和务实的选择是,不妨将包括回文诗在内的诗词,作为一个艺术修炼的平台、一种个性修行的手段。

由此,我对“非器”的理解是——从回文之“器”中而来,向回文之“器”外而去。君子之“不器”,并非指不以规矩行事,而是善于运用形而下的规矩,去追求形而上的“道”。我认为非器斋的回文诗,目的是“以器载道”的,即在形式上严格遵循回文诗的格局,在内容上追求“诗道”,尽情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艺术理想及美学追求。在此基础上,我更希望“非器”带有“志不止此”的意涵,即透过回文诗的修炼,提升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生活态度、生活品质和生活境界,将孔子的话掉个头,即“不逾矩而从心所欲”。如此,便能将诗的修炼,提升为人的修行。

# 感到疼痛才会长大

——《梦想是生命里的光》读后

■肖复兴

我对书的腰封或封面封底上列有一串名家联名推荐的书,一般怀有警惕。舒辉波的《梦想是生命里的光》,是在这样警惕中进入最初的阅读的。但是,我很快被吸引,甚至被感动。作者抒写的内容和姿态,与一般儿童文学作者不尽相同。他将目光更多投向那些不幸的孩子,而且,是将这些孩子从童年迈入青春期最关键时刻的成长经历,放进了十年之久的前后对应与变化之中。美国作家奥茨曾经讲过:文学作品要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在这样的时间长度中,才可以看出并写出一个人的命运与性格的变化。这是克服人物单一平面化的书写策略之一。

同时,作者书写的这些在时间长河中成长的孩子,命运都是不幸的。这便和当前一些甜蜜蜜、闹腾腾的儿童文学拉开了距离。在《他是我的星辰》中,作者借那位自闭症儿童的母亲说:“我希望你写下他们生命周遭的黑暗。因为,这才是他们整个的、真实的世界。”没有这些特殊孩子们所经历的黑暗,温暖而希望的光就无从发现。作者很明晰这一点,在书的后记里,作者说他希望能够和孩子一起疼痛。他说得很好,约翰·列侬曾经说过:当一个人感到疼痛的时候,他才长大了。这使得作者的笔有了向心力,使得这本书有了成长文

学沉甸甸的分量。

在此书中,作者的第二个书写策略是将十年前后的采访过程,不吝笔墨,详细写出,将作者“我”的第一人称抒写,和被采访者的“我”的叙述,交织一起。无疑,这会增添文章的亲切感和在场感。但也是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我要结婚了》将十年前对乡间留守儿童刘英的采访,和作者表妹雪莉的书写,呈两条平行线穿插进行,写得很是流畅和灵动。但重点铺排的是十年前心里话的诉说,和十年后两个孩子结婚及结婚后的场景。十年之中她们各自的成长历程,书写得比较薄弱,尤其是让人深刻感怀的细节较少,更多的是过程。这让文章显得单薄,以致后面抒发的画外音:没有父母的陪伴,时间久了会生出青苔,心里会多出自己都察觉不出的阴影……显得过于文学化而欠缺些质感的有力支撑。我想,

这一点,作者是明显感知的,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作者说希望写作不会只触及表层。这一点很重要。

《妈妈至今仍是我的泪点》写母亲病逝、父亲陌路状况下一个女孩子坚强的成长。文章全部用作者“我”与被采访者“我”的对话写成。这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因为文章所有重要的情节与细节,都必须通过对话来完成。在叙述中完成描写,对于作者是个挑战。又因为缺少他者的旁证与补充,会缺少客观全面深入地对一个女孩子心路历程的书写。同时,又由于孩子的叙述是经过了作者的剪裁与加工的,很容易夹进作者自己的语言。比如说“妈妈每晚都要数自己攒下了多少药丸,像是数着她自己有限的时光”;说父亲“就连他骑自行车时吹过来的风带给我的他身上的气息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这样的长句,都显得有些文学化的刻意,让人觉得好是



《梦想是生命里的光》  
舒辉波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好,却有些失真。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我希望作者继续他的爱心与耐心,十年之后还能进行他的采访,抒写这些孩子新的成长变化,就像英国的那部纪录片《56UP》那样。那部影片,将几个人作为对象,从七岁开始,每隔七年进行一次采访,一直到他们五十六岁,从中看出时代变化与命运变化。舒辉波如果也能这样,每隔十年进行一次新的采访和书写,那将是这本书有意思的延长线。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一个又一个人的十年,是这些孩子生命成长的长度,也是作者写作生命的深度和厚度。